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七回 金墉城玄成改偽赦 千秋嶺叔寶送真龍

詩：春來春去幾經過，不似今年恨最多。

寂寂海棠枝上月，照人清夜欲如何？
縱有靈符共彩係，心情不似舊來時。
榴花照眼能牽恨，強切菖蒲泛酒卮。
拜月庭前梧葉稀，穿針樓上覺秋遲。
天孫正好貪歡笑，哪得工夫賜巧絲？
爐香淨幾絕纖塵，月映幽窗夜色新。
惟有梅花無限意，粉牆又放一枝春。
且停四景風花句，再整梁王魏主詞。

不題李靖回長安見高祖，再說張公瑾不分曉夜，來至金墉城，東華朝前下馬。魏王正視早朝，侍臣奏：「鎮守黎陽張公瑾等旨！」宣進寶殿，魏王問：「張公瑾！寡人不宜你，怎麼擅離汛地？」張公瑾把梁王須兵、冰雹損士折軍的後，一一奏聞。魏王見說大惱：「這賊什麼洪福齊天，多是妖人弄術，煽惑民心！朕當親統大軍，務要擒剿逆賊！」吩咐張公瑾：「速回黎陽，協同防守，朕即日興師救應！」張公瑾辭朝，一騎馬先上黎陽。魏王傳旨，著丞相魏徵、軍師徐茂功、大將軍秦叔寶，協同守護皇城，擺駕到演武場去，宣殿前班、殿後班、左執班、右執班、二十四營帶刀指揮、保駕千戶。王登鳳輦，金槍銀劍兩邊排；帝在龍車，繡襖錦衣前後擁。彩雲一朵捧君王，殺氣滿空籠虎將。徑到演武場，點揀徵人，關給糧草已畢，三聲迅炮，人馬起營。

六軍浩浩，萬刃層層。龍虎帳繡帶飄揚，熊豹旗錦帆蕩漾。一溜溜槍刀劍戟，一重重簡斧錘鏗。幾百員驍勇將，數十萬虎狼師。陣陣軍行流水急，群群馬走火雲馳。大軍正行，哨馬報：「黎陽城到了！」有太守張公瑾、牛進達聞知駕到，出城遠遠迎接。魏王問：「這裡什麼地方？離梁營多遠？」張公瑾奏說：「此處名興龍鎮，離梁營十數里之地。」魏王傳令：「就在興龍鎮安營！」吩咐：「你二人回黎陽，守備地方，寡人不宜，不必來朝！」張公瑾、牛進達回黎陽不題。

且說魏王安營：串木為城，按列槍刀萬隊；聯車作寨，密排弓弩千重。元戎寶帳，擺下了千面虎頭牌；魏主中軍，環繞著七層圍子手！

屯下人馬，安歇一宵。次日，魏王升帳，將士朝見。魏王傳令：「各營造飯！著程咬金、羅成二將發兵！」二將全裝披掛。

頂上盔纓烈火飄，身披銀甲綠羅袍。一個宣花鉞斧半輪月，一個丈八神槍海底蛟！領三千人馬，直至梁營，排開陣勢，鳴鑼擂鼓，殺聲震天。那壁廂哨馬飛報梁王知道：「主人！有金墉魏王到了！自領人馬，約十餘萬，屯在興龍鎮。今有將官罵陣！」梁王道：「計議軍情，爭奈華敏圖未回。打發周興祖、胡珍二將領兵交戰！」二將頂盔貫甲，插箭彎弓，各擎兵刃上馬，領三千兵出營，列成陣勢，程咬金驍馬當先，問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周興祖、胡珍道：「吾乃梁王駕下前部先鋒周興祖、胡珍就是！你通名來！」程咬金大喝一聲：「賊！誰與你通名道姓！掄動宣花斧，蹬開戰馬，喝聲：「休走！」為佐梁朝爭世界，因扶魏主奪乾坤。戰馬有心吞戰馬，徵人有意斬徵人。

當頭人慢馬也慢，次後人勤馬也勤。

斧砍刀迎生火燄，槍掄斧架迸金星。

交鋒不覺多時節，惱了西方白虎神。

一槍刺去言教中，興祖離鞍倒落塵！

胡珍瞧見，吃了一驚，無心戀戰，撥轉馬就回。被咬金趕上，舉起宣花斧，喊震一聲，分頂一斧砍下來。只見紅光似電當空現，把胡珍帶頂連盔倒在塵！程咬金、羅成旗開取勝，奏凱還營，朝見魏王，各獻功勞。魏王大喜，犒賞二將。且說梁國探子飛報梁王，梁王嚇得心驚膽戰，煩惱不題。

次日魏王坐下中軍帳，眾將參見已畢，傳令王伯當、單雄信二將領軍出陣。怎生打扮？

頭戴兜鍪銀鳳盔，身披鎧甲玉連環。彪驅跨下天池馬，虎尾腰懸竹節鞭。一個偃月鋼刀安社稷，一個狼牙棗槊定乾坤！

領三千人馬，齊出軍營，把人馬列成陣勢，差衝鋒勇敢之士，直至梁營罵陣。梁朝哨馬報入中軍寶帳，梁王說：「今日遭慶、安二州將官出兵！」石世龍、趙英甚是威風：盔纓飄赤發，甲襯錦花紅。

長槍攔路蟒，烈馬戲波龍！

梁王又調萬金、褚白起、秦雷、龔雲從四將，領一支兵，隨陣策應。眾將披掛完備，一聲炮響，把人馬趨離營門。門旗開處，兩陣將官，各執兵器，不通姓名，縱馬交戰！

銅鑼震地，畫鼓喧天。兩軍助陣，磨旗吶喊。潮滾山崩，四將交鋒。舉刀掄刀，雲愁霧慘。一壁廂急縱徵駝，雄赳赳似降魔太歲；一壁廂忙催戰馬，氣昂昂如斬怪哪吒。徵雲慘淡，霎時間鎖鐵瑤空，殺氣瀰漫，頃刻裡昏籠宇宙。刀劍叮噹飄急雪，馬嘶來往蕩郊塵！大戰三十餘合，石世龍、趙英氣力不加，撥轉馬望本陣便走。梁朝策應兵，一聲鑼響，奮勇殺上，救了二將回營。王伯當疑有伏兵，不去追趕，砍倒旗竿，混殺梁朝人馬。

天遣魔君殺不平，不平人殺不平人。

不平殺盡不平者，殺盡不平方太平！

殺軍已畢，魏將收兵回營，朝見魏王。魏王大喜，著記功官書寫二將功勞，犒賞不題。

且說梁朝眾將敗回軍營，奏聞梁王。梁王心下憂煩，說：「華敏圖不在，出軍就不利了！」石世龍說：「大王！魏兵驍勇，難與爭鋒。若等華敏圖回，恐誤大事！不如今夜收集人馬，暗暗退回延安，待敏圖兵到，那時節再興師徵取不遲！」正議間，只見軍政司來奏：「主人！軍糧不夠一月支應！」梁王即傳令：「收拾人馬起營！」

不學魯陽留晚照，惟求紅日早西沉。

黃昏捱至更闌後，催遣三軍暗起程。

到了三更時分，梁王傳令：「把後隊作前隊，鑼不要鳴，鼓不要響，軍士掛禁口牌，馬掛鐵絡子，把人馬退回延安。著褚白起、石世龍、趙英殿後，著萬金、秦雷領一支精兵，在前面山谷中，茂林深處埋伏，豎立五方旗以為疑兵，倘遇追將，四面放起火炮，敵人疑有伏兵，定不追趕。待他退盡，方可回朝！」調遣已畢，梁王先退回延安城去。

玄未子初休要論，丑寅才聽曉雞鳴。樵樓款撞鐘聲罷，又見扶桑捧日明。

次日魏王升帳，眾將朝見已畢，長探哨馬報說：「梁營人馬一個不見，想必夜來逃回本邦去了！」魏王見說，忙差單雄信帶領三千人馬，追哨三十里回話。「倘遇伏兵，不可輕進！」單雄信領旨，帶著人馬往前追趕。約四十餘里，行至山谷，止有一人一騎的路，兩邊樹木叢雜。雄信煞住馬，遙望林中，施旗蔽日，火炮喧天。單雄信疑有伏兵，便不追趕，收兵回營，奏復魏王。魏王微微冷笑：「這賊誇強賣口，怎麼大敗私逃！寡人欲待親征，奈路途遙遠，兵糧未齊。且把人馬回黎陽屯紮，待朕還朝，遣將征伐！」不題。且說梁兵回延安，依附單于，招軍買馬，選將練兵，建都稱帝，後被秦王伐之，這是後話。且說魏王兵回黎陽，有張公瑾、牛進達迎接魏王入城。帥府坐下，眾官朝賀，拜舞山呼。魏王傳旨：「排宴慶賞功臣！」

香焚寶鼎，花插金瓶。雕花桌上列珍饈，羅鈿盤中盛異品。兩行仙樂，筵前翠袖奏霞觴；一派簫韶，席上教坊呈院本。玉蕊烹茶香馥馥，金刀鑲膾細零零。

筵宴已畢。旗牌官報：「有本邦報事官等旨！」魏王叫宣至駕前，奏道：「臣是金墉杜差乾，今有正宮娘娘生下千秋殿下，特差臣來奏報喜音！」魏王見說，心喜神歡：「梁師都這賊！惑世欺民，妄談左道，如今把孩兒取名啟運太子！」百官一齊叩頭稱賀：「陛下無疆之福！外面出師得勝，宮中又生殿下，內外有喜！主人取名啟運殿下，正合天意。兩重大喜，我主合頒郊天大赦！」魏王說：「有赦！」一面吩咐賜杜差乾酒飯，一壁廂著近侍官取文房四寶近前擺下，水潤端溪硯，毫攢紫兔尖，鬆煤成寸玉，龍鳳印花箋。魏王親修赦書，用了御寶，下了宣匣，使上護封，吩咐：「杜差乾！你齎赦回金墉，遵奉施行，寡人就回朝了！」杜差乾領了詔旨，拜辭魏王，出了府門，上馬扳鞍，徑出黎陽城。再說魏王心下想一想：「今有兩重喜，再添幾款才好！」喚過單雄信：「快取回杜差乾，朕有話吩咐！」單雄信連忙出府，上馬扳鞍，飛雲相似，趕有數里之地，趕著杜差乾。單雄信說道：「朝廷有旨，宣回！」杜差乾回馬，與單雄信同至帥府門首下馬，入府見了魏王。魏王說：「取宣匣，寡人再添幾款赦文！」舉筆在手，不添款數內，另寫一行在空紙上：「唐朝李世民、劉文靖不赦還邦！」依先下了宣匣，使了印信封餘，交與杜差乾領去。

不一日，來到金墉館驛歇下。驛丞通報：「官員接詔！」有魏徵、徐茂功、秦叔寶並大小百官人等，香花結彩，把赦接進城，徑到丞相府。因天色晚了，未敢開讀。徐茂功問：「杜差乾！你聽見說赦唐秦王麼？」杜差乾回說：「軍師！不知赦不赦！」把詔復取回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茂功說：「哪有再添之理！多是不赦秦王。」魏徵說：「赦不赦，今晚以寬恩為由，請秦王出來相會一番，何如？」叔寶說：「我去請來！」魏徵說：「秦將軍去請，下官置酒等候！」叔寶一騎馬，徑到牢內，有押獄官參見。叔寶問說：「你知道朝廷有赦到了麼？」獄官說：「不知道！」叔寶說：「今日天晚，明早開讀。赦書把這乾輕重囚徒，多要釋放回去！」獄官說：「請問大人，唐秦王、劉文靖二人，不知赦不赦？」叔寶說：「朝廷單為他二人放的赦，怎麼倒問他？」獄官見說，連忙先開二人枷鈕。叔寶近前施禮：「殿下！且喜明日早回大國，今晚請殿下出外散步。明月一回，就好起馬！」秦王見說，不勝之喜。叔寶同秦王、劉文靖出了南牢，徑來到魏徵府。有徐茂功、魏徵遠遠迎接，進府後堂，各人施禮坐下。魏徵說：「殿下恭喜！朝廷有赦，明早榮旋！」秦王道：「多謝三位恩人！我世民何日報答！」只見一壁擺下杯盤酒果，百味珍饈，三人請秦王飲宴。魏徵說：「聊盡臣等孝心，少壯陽關行色！」秦王道：「雖蒙三位恩人垂愛，今夕雖領盛情，不知赦與不赦？若有世民之情，乞將赦書私看一看。如赦還本國，可盡三位之情，聚首片時；如不赦宥，有何顏面再見押獄官？」魏徵連忙起身，來到廳前燈燭下，拆開宣匣，把詔書從頭看了一遍。款數內俱沒有，空紙上另寫著一行：「唐朝李世民、劉文靖，不赦還邦！」魏徵一見，默默無言，行進後堂，將詔上實情說與秦王。秦王道：「既不赦，你我什麼情懷飲酒？往南牢去罷！」

君臣二人正要離坐，只見徐茂功道：「我們同殿下再看一看去！」行至堂前，明燈亮燭之下，把赦細細地逐行看過。茂功說：「魏大人！要取赦殿下，這句只差一個字！除非大人可改此字，乃出生入死之門！」魏徵說：「朝廷詔旨，下官怎麼好改？」茂功說：「這字別人難改，惟大人善寫諸家字體，所以容易！今日觀面施恩於殿下，情義兩盡，有何不好！」魏徵心下自想：「我若不改，把從前結識的好情都沒了；欲改了詔，又難保一家性命！」存想一念，口中自語：「捨身棄命，取救真天子，也不為無名！」即時舉筆在手，祝告天地：「青湛湛陽福高天，黑沉沉陰司地府。唐王有福為君，下筆無差，無福無緣，改字差謬！」

世勳秦瓊與魏徵，三人共把赦書評：「若論秦王無大過，遇恩不赦為何因？」

假如監禁傷王命，必定唐家起大兵。

兩國相爭危社稷，三軍騷動損黎民。

不如改赦還邦去，他日相逢各有恩。」

語罷茂功稱魏宰，更同叔寶贊元勳：「這番要放龍歸海，除是能書善寫人！」

魏相聞言忙頂禮，祝告虛空過往神：「若是秦王洪福大，臨書變假反成真！」

祝罷手擎白象管，人曹輕改赦書文。

果然下筆如飛電，一定堪償萬兩金。

「不」字出頭添一畫，「本」赦唐朝李世民！

好魏徵，把「不」字出頭，添一畫，改為「本赦秦王」。茂功說：「大人好妙手！就是魏王一筆寫成，再沒差別！」秦王與文靖看罷，不勝之喜，拱手稱謝：「三位賢相大恩，我世民刻骨銘心，滿園銜結！」魏徵說：「殿下的洪福！事已周全，還要表臣等錢行微意！」君臣復進後堂坐下。酒飲數巡，品過五味，秦王起身說：「不可遲延！我二人原到獄中去，待明日開赦，才好出來！」叔寶說：「臣送殿下去！」酒闌人散，各自分別。叔寶送秦王君臣下了南牢，自回府去。一宵晚話不題。

次日早晨，百官俱穿朝服，到丞相府開讀詔書，遍行所屬郡縣，獄中罪犯，俱各赦放。囹圄掃蕩似蕭條古寺，獄底空虛如寂寞荒居。那秦王與文靖出了南牢，望空頂禮，離卻金墉城。且說徐茂功猛想起來說：「倉猝中，我們忘了！秦王君臣此去，沒有鞍馬，如何是好？」叔寶說：「我家下有馬，就準備送去！」三人同至叔寶府中，叔寶吩咐家童，備了三匹馬，取了些路費金銀，三人上馬扳鞍，飛雲相似趨出金墉城。直到十里長亭，遠遠望見秦王。叔寶高叫：「殿下暫停玉步！」秦王聽見，失驚問：「劉文靖！後面有人追趕來了！」劉文靖回頭一瞧，叫：「主公！休得驚恐，來的就是三位恩人！」秦王連忙站住。三人遠遠地下馬，趨近前來，說：「殿下！此去路途遙遠，特送鞍馬路費！」秦王說：「多謝三位，施恩無厭，圖報何時！」魏徵說：「某等本待相送數里，尤恐魏王駕回，不得遠送，秦將軍送過千秋嶺就回，我二人在十里長亭等候！」一聲保重，各自分別。叔寶保著駕前行。一聲保重兩離分，去了興唐立國君。

加鞭打動能行馬，過了千秋嶺下存。

馬上秦王呼叔寶，停鞭拱手謝將軍。

剛強李密少仁恩，改詔誰能似魏徵？

從此蛟龍歸大海，九重雲漢任飛騰！

「世民若不虧君救，今日焉能轉大秦？」

刻骨怎忘全命德，銘心難報再生恩。

今朝執袂臨岐別，天遣何時重見君？」

秦王說將軍：「那李密驕奢之主，終必敗亡，明哲之士察乎去就！」

為我傳言徐魏相，乞將微意達高明。

良臣相木棲身穩，擇主興邦是俊英。」

叔寶辭王難割捨，儲君不忍兩離分。

君臣淚滴分襟處，閃過天牌報事人！